

01 鹹酸甜

游淑靜

人攞叫阮阿爸「鹹酸甜的」，因為伊較早捌佇商展咧賣鹹酸甜。

阿爸是彰化人，細漢厝裡散赤，無通予伊去讀冊，所以大漢干焦會當做一寡粗重的工課。閣因為袂曉好好仔照顧家己，七少年、八少年就帶痺响。結婚了後，就搬去較燒熱的屏東，阿母後頭厝遐蹓。

阿爸為著某囡，人生閣加一味心酸的味。來到屏東，阿爸逐工去外口四界覘，那覘那看有啥物生理通做。伊頭殼誠好，落尾共阿母講：「無，來賣咱彰化八卦山出名的鹹酸甜好矣！」拄開始干焦暗時去排商展爾爾，等兩個小弟出世，閣想欲買一間家己的厝。伊就拚勢做，透早擔擔佇菜市仔喝賣，中晝轉來食飯。歇一睏仔，下晡就閣割果子咧賣，欲暗仔轉來暗頓食煞，隨閣拚去商展賣鹹酸甜。按呢從來從去，毋捌聽伊咧喝忝。若商展拄好排到阮庄，我會綴去共鬥賣。歇寒、歇熱的時，就逐工綴伊去別庄。因為有去鬥賣，閣較了解伊心內的酸伶苦。

阿爸頂真閣實在，貨攞愛親身去看過才會放心，所以年節時仔，伊攞騎 oo-tóo-bái 轉去彰化，順繼去看貨，才拜託頭家共貨寄落來。阿爸講生理愛做信用的，因為按呢，

人客足濟，嘛才有法度共阮這陣囡仔對一蕊紅紅晟甲大人。阿爸的愛，若像共伊性命的鹹味、酸味，變做甜味，傳予囡兒序細。

毋過嘛因為日也做、暝也操，原本虛荏的身體就愈害矣。會記得我國中的時，佇房間讀冊，定定會聽著阿爸倒佇隔壁間的眠床頂哼哼喘，彼陣我心肝頭規个綴咧酸，喙嘛定定無細膩去舐著目屎的鹹味。

好佳哉，天公疼戇人，後來人共報講，運動對身體真好，伊就開始逐工足骨力運動。親像行路、跔山恰練氣功，閣會去阮遐的涼山水沖泗水閣沖身軀。就按呢，伊的身體就沓沓仔好起來矣！這馬伊已經七十外仔外矣，猶是逐工恰阿母去山頂行路。阿爸講會當度過痺响，會當陪阮大漢，看著囡孫成人，就是一種福氣。以前的鹹味、酸味算啥物，早就成做人生正港的甜味囉。

02 看電影

陳玟如

我是厝裡五个囡仔上細漢的，阿兄、阿姊攞大我足濟歲，若欲去佢位逗逗，我攞會綴甲到。

有一擺，阿兄、阿姊欲去看《目蓮救母》彼齣電影。電影內底有神、有鬼、有落地獄的劇情，我看甲活欲驚死，一直覘佇阿兄的尻脊翹毋敢看，連聲嘛毋敢聽，共耳仔掩咧！

彼工半暝仔，我就夢著日時看的電影。夢中一直吼閣一直喝：「阿母！阿母！我足驚的！」阿母就問我：「哪會咧吼咧？」我那吼那講：「攞是阿兄恁我去看足恐怖的電影啦！內底的人腸仔肚攞走走出來矣！」阿母講：「啥人叫你愛哭閣愛綴路咧？」

較早電影的題材無這馬遐爾濟，五齣有三齣是鬼仔齣。阿兄、阿姊攞足愛看鬼仔齣，講較緊張、較刺激。鬼仔齣定定是女主角予人冤枉，予歹人害死，死了後煞變做鬼仔轉去揣歹人報仇。鬼仔欲出來的時陣，戲院就會放彼足悽慘的音樂，冷氣嘛放甲冷吱吱，規間戲院是暗摸摸、足恐怖的。阮坐佇椅仔頂感覺敢若有人咧共我摸手、有人咧共我摸跤，規个人攞勾做伙，驚甲必必掣，毋敢看嘛毋敢聽，連便所嘛毋敢去，驚有鬼仔會對壁堵走出來共我掠去。

彼當陣的武俠片嘛足時行，主角頭起先攞予歹人拍甲欲死，毋過伊據在人拍攞袂死。繼落來走去深山林內，拜工夫厲害的人做師父，共食苦當做食補，工夫練好了後，就落山揣歹人算數。就按呢拍來拍去、刳來刳去，尾仔歹人一定會予主角拍死，佇我細漢的時攞掠準歹人是真正死去矣。

另外猶有愛情文藝片，因為我閣細漢，看電影免錢，阿母攞會趁阿兄、阿姊去讀冊的時陣，偷偷仔恁我去戲院看電影。彼當陣足愛看緣投的男主角恰足嬌的女主角，嘛足愛聽電影的主題曲，聽甲每一條歌攞會曉唱，足感動的！

這馬的電影題材閣較濟，手法閣較勢，電腦科技的進步予電影閣較精彩，無論是上天抑是落海攞無問題。毋過自細漢愛看電影，這馬煞顛倒無愛看矣。是因為我已經大漢？抑是電影的內容袂予人感動咧？我嘛毋知影！

03 放學了後的臭豆腐

柯達紳

會記得唸讀高中的時，上課攞愛上到下晡五點。放學了後，因為愛複習、寫功課，阮定定幾個朋友招招咧同齊去附近的圖書館做伙讀冊。圖書館的後壁是一間土地公廟，廟邊的樹仔跤會有一寡仔生理人咧排擔賣豆花、雞翼、管仔粿……種種的點心，彼个所在嘛變做阮食暗頓的好選擇。

欲暗仔，日頭的光線照佇車路頂——金爍爍，其中有一擔賣臭豆腐的，規條街仔攞鼻會著伊的芳味。見擺若看著，人客攞排甲艱艱長，阮綴個的跤步趕緊來排隊。踎學校讀規工的冊，揣著位了後，阮總算是會當放予輕鬆，坐落來好好仔開講。無佻久頭家就共臭豆腐送來阮的面頭前，彼个味是芳貢貢，腹肚枵甲擋袂牢，箸擰起來隨夾一塊園落喙內。

豆腐食著韌韌袂感覺油，愈食愈有味，紙盒仔內底閣有一寡仔泡菜恰瓜仔咩。瓜仔咩哺落去是甜甜閣真脆喙，泡菜的滋味是酸甜仔酸甜，酸若親像高中彼當陣一直有袂曉算的數學、讀袂了的冊，逐工恰功課走相逐；甜是因為就算生活佇咧冊堆當中，身軀邊閣有一陣朋友來陪伴共你照顧，閣有頭家親切的招呼，一塊細細塊的臭豆腐煞食會

著深深的人情味，自彼當時，我恰朋友就變做遐的老顧客。臭豆腐恰圖書館嘛變做阮高中三年無法度放揀的記持。

大學了後，逐家出外讀冊，攞有家己的工課愛處理，干焦會當佇歇熱、歇寒的時見一面，見擺若食臭豆腐，高中彼當時鬥陣的畫面就親像一張閣一張的相片，沓沓仔對頭殼浮出來。雖然阮有當時仔會因為小可仔代誌來冤家，毋過就算是無歡喜，猶是共對方園佇心肝內上重要的所在。有個的幫贊恰扶持，我才會當佇彼段霧霧的日子走揣著家己。

講到遮，對個的思念嘛親像咧食臭豆腐的時，味是愈哺愈芳，喙內的思念嘛變做磕袂著的所在，干焦向望這馬無生活鬥陣的個會當快樂，後擺閣見面的時才共思念勻勻仔對個講出喙。